

摹《果熟来禽图》鉴宋人之真意

韩佳迎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林禽果熟鸟先知，品罢欣然恰恰啼。”这句诗描绘的正是宋人小品《果熟来禽图》中的景象，画中满树的果子甜脆可口，一只浑圆的小黄莺跃于枝头，饱腹后便欣然恰恰啼。画面景物极为逼真写实：不论是小黄莺根根分明的翅羽线条，还是叶片翻转处的微妙颜色变化，都体现着宋人严谨的作画态度，以及那个时代求真的绘画风格。本文以临摹《果熟来禽图》有所感：自然物像之真与画家内心所感之间的联系，见微知著，略窥见宋人绘画之真意，遂写此篇，予以共鉴！

【关键词】宋人小品；物象之真；花鸟工笔画；中锋线；诗画结合；情景交融

一、宋人运笔中所体现的物像之真

郭若虚曾说：神采生于用笔。宋人深知运笔的重要性，不同的控笔方法，所绘出的线条也各异，组合后的物象表达的感觉也不尽相同。他们追求极为精致的线条，而线条则又被称为工笔的骨架。所以好的线条也是衡量一副工笔画的重要标准。美人在骨不在皮，工笔白描见功力，所以在正式绘制《果熟来禽图》之前，笔者进行了大量的白描线条的练习。宋人小品中的线条均为中锋线，所谓中锋线，即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所绘出的线条具有平、圆、留、重、变的特点，黄宾虹先生曾提出好的中锋线犹如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印印泥。在这幅图中，主树干的线条较粗遒劲有力，墨色较深，压笔力度较重，在树枝的转弯处每一笔的顿笔都力求之真，贴合真实的树枝的结构轮廓，由此可见，宋人在运笔控制力度和观察事物上下了真功夫的。

《果熟来禽图》中叶子的运笔用线，虽笔断，意却连：宋人在描绘叶子弯曲的边沿时，每到转折衔接处，并不是密不透风衔接的，而是留有一段小空隙，但这个空隙并不影响整片叶子边缘的流畅感。笔者偶然在《图画见闻志》中，读到这样一段话：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所以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夫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也。大意就是说，画画时这一笔从开始到结束，连绵不断，透气不断，所以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全，便得到了内心自我的满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就想不竭而笔不

困顿了。北宋画家早在几百年前都已经对这有节奏感的线条进行了总结归纳。

如果还是觉得这段话意思晦涩难懂，不妨看看《果熟来禽图》里那富有节奏感的叶子边沿线条。图中叶子线条弯曲的弧度，间隔，粗细转折都极为讲究。要想画出有节奏感的线条，首先要大致记住线条的走向，弯曲的弧度，其次，心中要有节奏感，在心里先绘出每片叶子的生长方向，这样才能手随心动，笔达心意，即便是有些叶子转折处运笔较快，线条出现了空缺，没有关系，笔断意连，丝毫不会影响整体的画面效果，在此笔法基础上，力求事物外形之真。

我想只有国画中的线条才能有如此笔断意连的表达，若其他别国绘画流派的画家，看见线条中出现空缺，莫不是要急急补上一笔才好。宋人运笔，趣在生动精致，趣在偶有空缺，笔断意连，引人注目停留画中，思绪遐想。宋人小品的魅力或许就在此处，物体上适当留白，又不影响反映事物之真，着实有趣。

二、宋人运墨所体现的物像之真

在国画中笔墨相伴而生，韩拙以一句：“笔以立其性质，墨以分阴阳”，便概括了笔墨在国画中的主要作用。宋代文人除了对工笔线条要求极高，对墨色的运用也极为巧妙。北宋的郭思认为：墨色不滋润，谓之枯，枯则无生意。换句话说就是墨色要滋润，要控制好墨中的水分，画中的事物才会生出意。

宋人小品《山花墨兔图》就以直观的方式解释了这句话的含义，这副图中的主体物是一只黑色的兔子，身体的不同结构都用不同墨色来附着，由于加入

水分的不同，滋润度也不同，所以黑兔子的身体并不是一塌瓜子的黑漆一团，最重的墨色要数身体中部的墨色，运笔也较实，给人以兔子皮肉厚实之感。兔子口鼻耳这些细节之处的用墨较淡，用水较多，而且作者极力的在不同墨色氤氲之中表现出了兔子的耳目口鼻和四肢伸屈的微妙状态，各墨色巧妙搭配融合，很是和谐有趣。笔者浅知墨分五色：焦、浓、重、淡、轻，却不知如何去运用。《山花墨兔图》中不同墨色结合体现出了兔子身体上的不同结构，给了笔者很好的启发。

在临摹《果熟来禽图》中，笔者发现墨色的作用是在于区分事物的层次关系，把画面的前后关系拉开，为之后的设色做准备。比如叶子有前后正反之分，靠前的叶子墨色较浅，靠后的叶子颜色较深，正面的叶子墨色较深，反面的叶子墨色较浅。离根茎近的叶片部分颜色较浅，渐远的叶片部分则反之……这幅画中墨色变化很微妙，你要有一个好眼力。但仅有一个好眼力是远远不够的，你还需要去做，去练习。我们要一遍一遍的用墨去分染叶子，分染时，要用沾清水的毛笔将墨色快速的晕开，从有墨色的二分之一处向外晕染，只可一个方向。叶子上的墨色均匀，层次关系拉开，正反分明则是最佳的分染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用墨分染时还不能着急，得稳住心性，需用淡墨少量多次的进行分染，分染次数的不同，便直接决定了叶片是否有着湿润的视觉效果。万物有灵，每一片叶子都是有生命的，在大自然中叶子是需要足够的水分才能枝繁叶茂，同理，在画纸上的叶子，也需要湿润的墨色晕染才能焕发生机。如若要画枯叶，就可适当减少墨中水的用量，分染的次数也可少一些。宋人用水与自然之物和画中之物紧密相连，其用心之趣，还需我们自己临摹时慢慢感受。

三、宋人赋色所体现的物像之真

在我国古代，中国画又被称为丹青，可见色彩对中国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在雅致的宋人小品中，设色是如何做到艳而不俗，淡而不薄的呢？宋代书画皇帝赵佶在他的《五色鹦鹉图》的画面中给出了答案。这幅作品和他其余一些设色艳丽，富贵逼人的画作相比，这鹦鹉图在设色上透射出轻逸典雅的文人气质，这便要归功于徽宗对于色彩绝妙的搭配。在这幅画面中，鹦鹉为主体物，在它身上有红、绿、黄、黑、白五种颜色。在鹦鹉的背、腹、尾部又搭配大面积的

绿色，红与绿是强烈的对比色，但红色较少，所以一点也不俗气。在鸟喙上有一处黄色，而白色只是在三色交汇处有那么一丁点儿，实际的鹦鹉毛色面积与画面上的颜色面积有些出入，但是主要颜色未变。

此鹦鹉虽身着五色，但颜色间丝毫没有花，乱，媚俗之感，唯有精心搭配设色，主观与物像相结合，才能呈现出这般艳而不俗的画面。宋人的审美富贵有余，而不艳俗，予以借鉴，方得颜色雅俗之妙，求事物之真未必是完全临摹真实的事物，还需融入画家的主观想法。

那宋画中设色淡而不薄，是怎么做到的？古代工笔重彩设色，大多用矿物质颜料，所以用不透明的矿物质颜料对所绘物像设色浓重是很容易的，但要使矿物质颜料在画面上产生透明的效果，这是需要很高的绘画技巧，宋徽宗利用墨来控制色彩厚薄的分寸感，以《五色鹦鹉图》为例，他在鹦鹉背部先施以淡墨，再用石绿上色，这样就很好的避免了矿物质颜料在画面上显得粉气，多了一丝厚重感。可谓色墨交融，以色助墨光，以墨显色彩。

而这种色墨相助的技法，在《果熟来禽图》中也有应用。你看图中那只小莺眼下的“小腮红”，正是墨色和国画颜色朱磬、藤黄碰撞的产物：在给鸟儿上腮红之前要先丝毛，然后在边缘处用墨色细细分染，最后在再用朱磬和藤黄慢慢分染几遍，这样染出的朱磬色更有层次感。鸟儿似林间精灵，活泼且有灵气。着一抹腮红，使得鸟儿看起来更为俏皮可爱。在学国画之前，笔者不知大多工笔国画都需要先用墨色打底，之后再设色，我们看到的好多清新淡雅的花鸟画里都有墨色的痕迹，国画颜料和墨的结合，色不碍墨，墨不碍色，绘画材料的不同碰撞出现的效果。

四、宋人如何以事物之真体现意境之趣

荆浩的“图真论”乃是《笔法记》的中心论点，以一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极具概括性的点明自然之物与人在画面中表现景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宋人取法自然，力求事物之真，在这个小故事有所体现：那是1962年，国宝在美国五大城市巡回展览的末一站，有个人在南宋李安忠的《竹鸠图》旁凝视了两个钟头了，以至于让警卫都加强了警惕。警卫想当时的展览负责人李霖灿先生说明了这个人奇怪的举动。事后，李先生经过主动了解才知道，这个举止“奇怪”的人，他家里养了两只鸟和《竹鸠图》上的鸟简直一

模一样。那人一眼就认出了这只鸟，它的名字叫伯劳，他凝视画那么久，完全是被宋人逼真写实的画技所迷住了，不忍移开眼睛。

这幅画如此逼真写实，这便归功于宋人那善于观察自然的眼睛和热爱生活的心，唯有心里有温度，所看世界才会皆学问，时间推移到现代，我想也只有同样热爱生活之人，才能看到当年这鸟儿的美。

同样，在《果熟来禽图》中宋人为了逼真再现鸟儿不同质感的羽毛，便耐住心性用“丝毛”技法一根一根画出来的。鸟儿头部和背部丝毛时，需用小红毛的笔尖湿水沾淡墨，用指尖把笔毛铺开压平，笔尖的毛呈锯齿状即可。拿起毛笔在鸟儿身上呈扇形丝出短线，多叠加几层，毛茸茸的效果会更好。这种方法叫做“扁笔丝毛法”鸟儿翅膀上的羽毛是片羽，精致利落，质感较硬。需用中锋线结合“单笔丝毛法”细细描绘，才能使得羽毛根根排列整齐附着在鸟儿身体之上。宋人的耐心无非来自于他的热爱。

北宋画家张舜民曾说：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宋人将诗画结合推向意境的高潮。宋人诗画结合的意趣大致为两类：一类是画与诗表面结合，简单来说就是依诗作画，为画提诗。比如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此画的画面上是一只蓦然飞临的锦鸡压弯了芙蓉枝桠，枝头微颤，惊飞了两只彩蝶，锦鸡回首顾望双蝶，画中芙蓉半开，犹如生活中真实场景一般。画中赵佶用瘦金体书法依画自提：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鸛鹭。

诗的前半首描写画中的芙蓉、锦鸡，秋意之景。诗的后半首，说鸡有“五德”，这本是儒家“比物以德”的自然审美观念。赵佶借画提诗，以表自己心意，借助“比德”思想，宣扬北宋王朝的统治五德齐全，可以胜过周朝的成康盛世之意。画面内容与诗意结合，相辅相成，还具有一定的政教功能。而且，此诗在画面中的布局极好，画面景物与诗的位置相得益彰，弥补了枝头处空缺之感。此图诗画结合缺一不可。

宋人诗意的另一类是：诗与画的内面结合，就是说画面上并没有题诗，却有诗境。当笔者结束《果熟来禽图》的临摹时，凝望画面：繁茂的枝头，昂首欲歌的小莺，成熟的果实。“林禽果熟鸟先知，品罢欣然恰恰啼”这样一句诗便蓦然出现在了脑海中。我想这便是画意与诗意最好的融合。

之后笔者便思考，这画意诗意从何而来？笔者发

现，宋人所选事物之间在画面上有着动势之美，引人遐想。就拿北宋崔白的《双喜图》来说，这幅画它用静态的画面讲述了一个动态的林间小故事：在一个秋风习习的傍晚，林间喜鹊双宿双飞，嬉戏于枝头之上，好不惬意，但突然不知从哪里窜出了一直野兔，吓得喜鹊叽喳乱成一团，对着野兔控诉着它们的不满。而野兔则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回头一看，好似在说，我只是路过而已，何必这么惊慌失措，怪罪于我呢？画面中一静一动，一惊慌失措，一闲适从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意趣盎然。

《果熟来禽图》中也有如此意趣，一只小黄莺啄食过野果后欣然，啼于枝头，欲展翅而去。不由得思考它是不是要去呼唤它的同伴来一起啄食这甜脆的野果呢？《果熟来禽图》中所绘的鸟儿虽然是静态的，但是却有动势之意，使画面生了些许意趣，使人浮想联翩，叹于宋人绘画意境之真。

无门禅师曾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日日都是好时节。”你看，宋人对于风花雪月四时寻常之景，都能发现不同的意趣，并且乐在其中，由此可见，意趣之感在于人心中所悟。麻木的人看这漫山遍野的花朵丝毫未觉得春光烂漫所在。而热爱生活的人，移步一景皆为情趣。

笔者时常被宋代文人认真对待身边一花一叶的态度所感动。即便是这花草甚为渺小，即便是这花草已凋零败落，古人也会描摹的一丝不苟，细细的揣摩着它们的茎脉走向，感受着它们枯荣时呈现出微妙的颜色变化。在《果熟来禽图》中，苹果树的叶子并不都是繁茂完美的树叶，有的叶子叶尖已微微泛黄，稍有败落之像，还有的叶片上留有虫子啃食过后的痕迹。这些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宋人还是如实的描绘出来了，反而使画面更加生动真实。毕竟在生活中我们不会看见哪棵树上的叶子永远是完美无缺，碧绿无暇的。

我们应该学习宋人热爱生活的态度，枯枝败叶在宋代文人的眼里都值得细细描绘。不能因为忙碌，而忽略了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让我们的脚步慢一点吧，多看看身边之物，之景，之人。

五、结语

由此经历一场，用心描摹古人画作，提笔运墨间感受草木枯荣，禽鸟情态，犹如再踱前人之路，观古人所赏之景，而后习先人之技法，发觉其之真：宋人

用笔之真，真在笔断意连，偶有空缺，胸中有鸿鹄，思不竭而笔不困也，求其真的外形。运墨之真，真在观水入画，墨色氤氲。终赏画中之物，最好不过，两两相望，联动成趣，诗与画内面结合，使人心神往之。宋人绘画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此：我并未追求描摹事物之完瑕，色彩之艳丽，但赏草木枯荣之真，花开花落，追求事物之真，观自然之物，后又加入自我的审美，待主观处理后，向外表达心意，情景交融，方可感触人心，以中有足乐者，具矣！

书中所说：“人生有三重境界，年少时看山是山，见水是水，成长中亲见知识，有个入出，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直至后来人生阅历增加，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人生的成长，每一步都是积累，一期一遇，望君珍惜。

参考文献：

- [1] 李霖灿. 中国美术史讲座 [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2] 李满. 气韵生动说的道禅哲学渊源 [M].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2002.
- [3] 李霖灿. 中国美术史稿 [M].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 [4] 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 [M].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
- [5] 宗白华. 美学散步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作者简介：韩佳迎（1998—），女，河南郑州人，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 漓江画派学院，21 级在读研究生，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花鸟研究。



笔者临摹宋人小品《果熟来禽图》